

正刻

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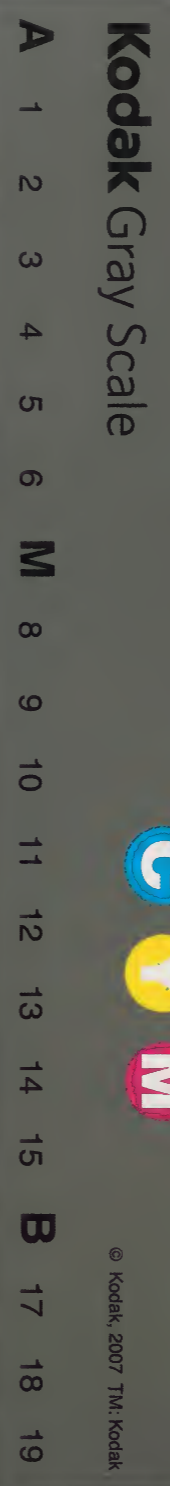
後藤點

全

				漢書門類
一	一	七		
〇	〇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漢
七	一	七	書
函	〇	九	
一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79
冊數	10	(2)
函號	277	3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心如是而後可庶幾
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
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
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
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
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入欲之私矣。精

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心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若吾天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

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
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
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
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
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
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
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
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
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命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弊。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而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性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謂道之。固有其由。於性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本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存心。常存敬與。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於顯也。

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

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直明道之本。

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

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無忌憚也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海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知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能久矣

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而中而已矣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

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原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

性反辟辟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下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不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不知而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毫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實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令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鞶然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鞶。甲冑之屬。北方。

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以道不變。未達。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

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賈。侖。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賈。侖。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未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
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鳴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六雅早麓之
篇鸛鳴類戾至

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謂費也然其所引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
子思喫緊為人所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文上結

右第十二章平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
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非近以為不足為
而反發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行柄則法
也

為柯者枝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
以遠也若以人治人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
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不能知能
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
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敕七里之
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
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
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
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將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將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造造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懋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共其所能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效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離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怨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音辭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矣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畫及畫布曰正據度曰鵠皆侯之射之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效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音避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之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其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不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乾乾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則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入良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立目亦詩作戰詩木雅抑之篇搭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少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 故大德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培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命于天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暴虎馮河魚者其惟至矣 暴虎馮河魚者其惟至矣 率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專書言王亦積其德王家蓋其所作

武王纘大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矢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

天立曰泰下同此言武王之專纘也大王主季之父也書云木上斂其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始老也也先公組緝以上至后摻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下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木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文言武王纘木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

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神廟也天子諸

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之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木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爵侯。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衆也。酌。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

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表相。謂。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脩道以仁。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用人以才。此語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用人以才。此語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用人以才。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良不可得而治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脩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又當知人。親之。尊賢之等。皆不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踐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以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入所同得。然三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此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等。而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

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城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者。乃全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

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修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系遠人懷諸侯況之
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君善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

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不足柔遠人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退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誡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氣反東彼錦力錦二反補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
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

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餘餘粟稍食
也稱事如周禮藁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
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

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
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也者誠也一有不誠則
是九者皆為虛文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

則不窮路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而言
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良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友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擇善學知生知也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君子之學不為則止為則必知勉而行者也勇其事也困

不能立而已矣蓋為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美之質者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其矣

右第二十章

此其傳孔子之言以繼太舜文武周公之緒明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令無此問辭而猶有子足以及成之也

曰一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誠則無不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人道也誠則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自子思之言以

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

如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不之臣細積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所賦形氣

也與天地參謂與天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太賢以下凡誠有迷至者而言也致推

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

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至於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動玉高卑其容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

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道有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道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

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中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以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成則自然

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道言不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

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言言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也。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

誠無息之功用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急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

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

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

鼉鱉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天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下。十。二。章。

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

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不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三下文。而兩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

峻。高大也。此言三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

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倫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推理則不使有毫厘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幸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字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殷禮雖有之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參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受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知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必有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天下而言其道即禮制度考受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

吾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

不厭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度也則準則也

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

惡去聲射音始詩作戰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厥地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未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壘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

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載無不覆情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僻情徒報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教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潤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待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一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隊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本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木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臾臾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眈之純文。胎胞。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周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且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彼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地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聚衣。襲。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占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古有日章之寶。淡。簡。溫。細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友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者乎。

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

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東崖堂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輔由西二音詩木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未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求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輔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目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于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及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三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葛 畢

